

走进红安

■谢克强

游,或者二者兼而有之。总之,每逢节假日,这里总要迎来许多远方来客。

随着人群,我也来了。野花在繁盛地开着,望着野花野蔓掩映着的嶙峋斑驳的洞口,我止不住热泪潸然。当年的烽火与枪声,以及洞里掩藏的传奇与故事,又引起我多少遥远的遐想……

那是一个热血激荡的年代,光明与黑暗在对抗,革命与反革命在搏斗。就在这里,白发须眉的药农、瘦骨伶仃的樵夫、奶着孩子的大嫂……用野菜山果营养着自己,而将药汁、奶水、米粥拌着滚烫的深情喂养受伤的红军战士,使失血的革命苍白的脸色一天天红润起来……

这红军洞深邃丰厚的内蕴,我猜,不是过来人,恐怕谁也不说清楚。怪不得革命胜利后,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回到这里寻觅红军洞的故址,然后将他亲历的故事写进革命回忆录里。

我是在一个血色黄昏来到这里的。我想,这藏在野花野蔓中的红军洞为什么如今还吸引着这么多的来入呢?除了它曾是受伤的革命休养生息之后又勃发生机的一个驿站,恐怕更多的还是它也是一枚勋章,深深嵌在大别山的胸膛,抑或它本身就是大别山革命斗争史中一个动人的情节!

从七里坪唱响的歌声

我知道,在中国革命宏大的历史篇章里,红安七里坪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短章:不仅因为这里曾是“黄麻起义”的策源地,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中心。

那时,她被称为列宁市。早想去七里坪走走。这不,终于有机会来到七里坪。

先去长胜街。当我轻轻脚步叩击街道的青石板时,探求的眼睛却遥望着街两旁的翘首飞檐;这任凭风雨凄凄也要坚守初心的翘首飞檐,正以古朴与沧桑,告诉我这里曾演绎的跌宕起伏、惊心动魄的红色传奇……

列宁小学呢,走出长胜街,我一眼就望见了她。当年,列宁小学奔波了好久好久才选定在这里落脚,一落脚她就张开宽阔的怀抱,春去秋来,迎来送往,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不知多少指战员。如今,学校化红色资源为育人资源,培养新一代的“四有”新人。

不远处的倒水河,这条当年以大刀长矛筑起堤坝的河,在我还未走近她时,河水早就在我向往的身心里流动;只因这一河激浪,当年催生了红四方面军的诞生,使之成为中国革命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。

呵,从哪里飘来歌声?长胜街口、列宁小学、倒水河边?好熟悉的旋律:“八月桂花遍地开,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……”当年从红色革命根据地唱响的歌声,不随时光的流逝而流逝,几十年了依然在七里坪唱响,从岁月的那头唱到时间的这头,莫非非要唱到天的尽头?

走在长胜街上

穿过黛青色精致的门楼,脚步轻一

点,再轻一点。要不,真还有点担心走在这花岗石板铺成的街道上,一不小心就踩疼石板上留下的脚印,惊散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岁月……

青砖黑瓦,木门木窗,还有每间房屋山墙上各式各样栩栩如生的龙蛇鸟兽装饰,在落日的余辉里显得有些斑驳沧桑,但岁月的风雨依然不能改变它们昨日的风貌。

是啊,当年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还在,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旧址还在,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旧址还在,列宁市苏维埃合作饭堂旧址还在……

我不知道这些革命遗址每一个墙壁里,是否还藏着当年烽火硝烟的印记?这远来的拂过遗址的缕缕清风,是否还流淌着当年风起云涌的情韵?但我知道,这里所有的一切,驱使长胜街成为当年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中心。

走在长胜街上,犹如走在一轴中国革命历史悠悠的画卷里。

此刻,又一群游人走过黛青色精致的门楼后匆匆离去。但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停下脚步,站在门楼下,一脸深情回首朝街道深处望去,依依不舍。

我猜,也许他就是长胜街的一个历史见证人!

11月7日

已是冬日,又一个11月7日。当我穿过流逝的岁月,定格在红安七里坪西门外的举水河滩上,定格在冬日的暖阳下,只有河水的潺潺私语和偶尔传来的几声清脆的鸟鸣,剩下的便是我咚咚的心跳。

我突然发现,已被寂静掩饰的河滩上,裸露的石头如时间一样沉默,还是昔日的那一副表情,让我想起嶙峋的骨头。

呵,这河滩嶙峋的石头可以作证!

1931年11月7日,就是在这河滩上,头顶是乌云密布的天空,脚下是不露声色的石头,扑面而来的是浸骨的寒风。但一根根长矛,猎猎飘动着火焰一样的红缨;一把把大刀,闪烁着霜雪一样冷冽的寒光;一杆杆长枪,像武昌城头举起的长枪,那枪口飘散着洞穿黑暗的硝烟……

是谁让这么多的长矛、大刀、长枪啸集在一起呵,刀光剑影,似要撕裂乌云密布的天空;鼓角争鸣,庄严宣告一支工农武装诞生了!

“军叫工农革命,旗号镰刀斧头。”之所以选择11月7日,也许是因为这个日子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念日。正是十月革命向世界昭示: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大众,只有自己掌握了武装才能夺取政权,解放自己!

我猜当年红四方面军的组织者或者策划者,正是这样想的。

两块银元

在李先念故居的陈列柜里,摆放着两块银元。

没有文字,是的,没有文字能描述这两块银元。

这是一双纺织线的手,以汗的凝重与夜的漫长浇铸的银光闪闪的两块

银元。

这是一位母亲含辛茹苦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,诚心留给当兵的儿子抵挡饥寒真心实意的两块银元。

自然,这是彰显惊天母爱通体光亮的两块银元。

听说红军要转移,心里挂念着儿子的母亲,执意要见儿子一面。正在指挥战斗的儿子见母亲来到战场,急得吼了一声,请通讯员送走母亲,又继续指挥战斗。部队迅速撤出鄂豫皖。行军途中,儿子无意发现母亲临别时偷偷放在外衣口袋里的两块银元。他的心顿时抽搐着,回头朝故乡的方向望了望,默默无,滴落的泪水,悄悄浸湿了两块银元。

儿子万万没有想到,这竟是最后一别,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。从此,这有着母亲体温的两块银元,就像是太阳和月亮,伴着儿子征战南北,穿过烽火硝烟,迎来人民共和国的晨曦……

如今,两块银元静静躺在李家大屋的陈列柜里,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。这两块锃亮的闪着太阳与月亮光泽的银元,迎来那么多参观故居惊奇目光的爱抚。

可是又有谁能用文字描述这两块大爱无疆的银元呢?

在红安,仰望星星

推开窗子,推开一重重夜色,我仰望苍茫的夜空,细数苍茫夜空里那一颗一颗熠熠闪亮的星星。

一个失眠的旅人,为什么要推开重重夜色,细数苍茫夜空的星星呢?

像是怕看不真切,我昂起头,睁大着眼睛。

那一颗星,看起来格外明亮,像是偷来太阳的光,悄悄镀亮刚从清水里洗濯干净的宝石,闪着祥瑞的光芒。

那一颗星,犹如一颗晶莹剔透的玛瑙,在镶着黑丝绒的夜空里,闪着光洁纯净的光。

那一颗星,像是遗落灰烬里的一粒凝着火的激情与恨的愤懑的火种。

那一颗星,像是刚刚与静默的山峰、满腹心事的河水以及蹙皱的草木擦肩而过,带着不规则的梦的零乱的幻影,匆匆从远天赶来,执着挤进这星光灿烂的星群……

是谁说,天上一颗星,地上一个人。当我细数这一颗一颗星时,不由想起一个个闪亮的名字……

啊,这些时间的精灵,都活跃在星空里,依然那么鲜明生动。只因他们的名字,不是一段拍案叫绝的传奇,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,抑或百折不挠的斗志、坚定不移的向往、坚毅崇高的信念,使他们的名字获得永恒的存在,就像这一颗一颗星星闪亮在苍茫的夜空。



副刊
往期美文
扫一扫,听“长征”

成任务?”我回道:“有!”但实际上,我并不像那声音一样坚定。

真正下水了,在陆上横行无忌的装甲车在海中竟像一叶小舟摇摆起来,我的双腿也开始不听使唤地颤抖。勉强通过蛇形弯道课后,接下来是对准登陆舰口。

刚调整好方向,这时海风突然狂躁起来,一个接一个的大浪向我扑来,装甲车上下左右剧烈地晃动。那一刻,我已经辨不清方向,大脑一片空白。事后想,后面不远处就是成排等着上舰的装甲车队,如果一个操作失误,将会撞到很多车辆,后果不堪设想。

“小陈,别怕,快调整方向!”关键时刻,通信设备里传来班长的命令,那声音把我彻底喊醒了。我迅速冷静下来,重新对准了登陆舰口的方向。

30米、20米、10米、5米、1米……舰口到了,我一脚油门,装甲车不偏不倚地停到了登陆舰的正中间。我忍不住一声大吼,仿佛身上背负的千斤巨石落了地。

带着满身的汗水爬出装甲车,班长在我身后喊道:“你好,驾驶员同志!”

这时,海风和时间的仿佛都凝固了,耳边所有的声音,仿佛都静默了。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1912年8月,寻淮洲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寒家庭。从小缺衣少食的生活,让幼年寻淮洲发育迟缓、体弱多病,4岁还不能独立行走,与同龄人相比,显得矮小瘦弱了许多。

父母怜惜弱子,节衣缩食,想方设法让他9岁那年进了当地小学读书。13岁时,寻淮洲又考入了湖南浏阳莲溪乡立高等小学。一篇保存至今的作文《现在的我》,记录了少年寻淮洲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,更记录下他报效国家的决心与志向:

我们生在世界上,假使和那寄生虫一样,春来也好,秋去也好,一味甘食美衣,玩日嬉岁,徒然食息于天地之间,由幼而壮,由壮而老,由老而死,空空过此一生,岂不是太无意识了吗……我现在的年纪,虽不是当大国民的时候,也不是当小孩子的时候了。

对于学业上,应该猛力前进,求一些丰富的知识;对于身体上,应该竭力锻炼,求一个强健的身体;对于办事方面,更应该随时练习,养成很好的才干,预备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……

很少有人能够想到,这样成熟庄重的文字,竟然出自一位13岁少年之手。

在那个疮痍满目、遍地烽烟的时代,少年寻淮洲很早就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,立志要做“大国民”。为了锻炼自己的体魄,他每天坚持爬山、跑步,练就了一双“飞毛腿”。

寻淮洲读小学时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,并萌发了革命志向。他在学校读到《向导》《中国青年》等进步书刊,积极参加浏阳反日雪耻会、儿童团、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。随着眼界逐步开阔,思想愈发进步,他对祖国遭受列强瓜分豆剖的现实有了越发清晰的认识。

寻淮洲后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不是偶然的,年少时的这些活动为他未来的战争生涯做好了准备。战争是流血的,是一种需要把人的智能、体能和生命中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残酷较量,对人的精神境界和意志力量提出了严酷的要求。一个内身凡胎的人在战争中浸泡,如果没有出类拔萃的综合素质,是不可能从成千上万个士兵中脱颖而出。

1927年5月,长沙发生血雨腥风的马日事变,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捣毁了我党控制的革命机关、团体,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,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,白色恐怖遍及湖南。15岁的寻淮洲作为革命积极分子,也成为反动势力注意的目标,党组织安排他迅速转移。9月,寻淮洲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,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。

1929年,春节刚过,红军在江西遂川休整。这一天,团长张子清把时任排长的寻淮洲叫到跟前,交给他一项特别任务。当时,红军的武器装备比较紧张,有情报说,距遂川城约15公里的地方,一个姓卢的土豪家里有10条枪,但家丁众多,附近还驻有国民党正规军。张子清请示毛泽东后,决定派寻淮洲率20人去把土豪家的枪搞过来。

接受了任务,17岁的寻淮洲思索片刻后,对张子清说:“那个土豪离我们这有几十里地,去20个人,行动不利于隐蔽;加之他那里家丁多,还有国民党的



那一抹红永不褪色

肖伯红作

(中国画,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大展暨第15届全军美术入选作品)



长征

第5559期

红色之旅

触摸历史,追溯精神血脉

读碑

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,这壮丽的追怀与穆静庄严,这力与美的组合,不知是谁的设计与构思?

纪念碑前低垂的松枝,想告诉我一点什么?

那曾揭竿而起的千万支系着红缨的铁矛,在惊天的铜锣声中冲出的一条血路遥远了。

那曾啸集风云,以无声的旋律与节奏席卷举水两岸,涌起大别山滚滚红潮的旗帜遥远了。

那曾喷吐烈火,洞穿黑暗,击碎星月的枪声,载着硝烟熏黑的天空遥远了。

然而,那飘逸的热血、遥远的烽烟,以及信念的骨殖、无数血与火谱写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,已冷凝成一座纪念碑,凝成了一句悲壮的诗。

擦去泪水,擦去岁月的风尘,我仰望纪念碑,默默在读……

纪念碑啊,一半埋在土里,犹如埋下一段逝去的往事;一半立在人间,又仿佛一段站起来的历史!

硝烟掩盖了名字

没有凝重肃穆的碑石,也没有撼天震地的墓志铭,只有几抔黄土,隆起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坟包,静静地躺在路边的山坡上。

一场雨后,坟头上已是野草青青。

踏着雨后的泥泞小路,我来时,如血的残阳正从山的那边徐徐下坠。

浴着如血的残阳,我默默地低垂着头,肃立在墓前,而撞来撞去的风,还带着硝烟和血腥,从岁月的那头飘来。

据说,当年他们脚蹬草鞋,从倒水河畔走向大别山中,走进血淋淋的枪声。当他们将复仇的誓言压进枪膛正欲喷吐,谁知那曾阻挡过枪口与长矛的身躯不幸炸弹倒在阵地上,溅起一片血光……

那一刻,阳光也化作生命的灰烬。

然而,轰响的炮火与升腾的硝烟不经意间掩盖了他们的名字!

如今,革命纪念馆里的烈士簿上没有他们的名字,革命烈士陵园耸立的纪念碑上没有他们的名字,也许正因为如此,我才带着素洁的花朵来此祭奠他们。

这不,你问我此时衣襟下的某个部位为什么不隐隐生疼,只因这些无名烈士们葬在我们后来人的心上!

寻访红军洞

一个神秘的所在,藏在陡峭的山崖,隐于白云深处。

因着昔日掩护过红军伤员,这里如今不仅是一处革命传统教育的圣地,也是一处可以寻幽、览胜,同时还可以探险的风光旅游处。

我不知道人们来这里朝圣还是旅



听到那声称呼的那一刻,我的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了下来,一名战士在强军路上留下了火热的名字。

“装甲车上有3个乘员:车长、驾驶员、通信手,你选哪个?”班长问。

“驾驶员!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。装甲班属于两栖部队,装甲车既能在陆上驾驶,也能在水中遨游。

听完我的回答,班长板着脸放松下来:“好小子,那我给你定个目标,驾驶特级证书!”

我点点头。

那是我下连的第一天。后来我才知道,特级是一个驾驶员的最高等级,如同拳击手的“金腰带”、飞行员的“金头盔”。

一个月里,并没有我想象中驾驶装甲车的那些激情,反而十分枯燥。每天就是学习理论知识,比如装甲车的每一组参数,班长都要求我们背得滚瓜烂熟。

那个称呼

■陈赫

一个月后,一个风和日暖的日子,班长终于允许我驾驶了。在车炮场地上,登上装甲车的时候,我的心激动得都快跳出嗓子眼了。随着班长的一声命令——点火,我猛力按下启动键,霎时,装甲车发出轰隆隆的巨响。

那装甲车启动时冲击身体的震颤,我永远无法忘记。

下车后,我只想呐喊,想大声地对所有人说——你们看啊,我是这些铁甲战车的驾驶员,我和它们都属于我的祖国!

真正磨炼驾驶技术的是路训。在山上泥泞的道路中,设置了限制路、蝶形移位、变速驾驶……这种种的挑战,让我着迷,也更有斗志。我开始没日没夜地琢磨训练。一个月的路训结束之后,我所有的课目成绩优异。